蘭雪堂古事苑定本

蘭雪堂古事苑定本卷之八

饒安　鄧志謨景南　編輯
戴珉潔澂
西泠　戴璁淵石　叅定
戴琰師曾

仙佛

釋氏明心見性。仙家服氣鍊形。靈鷲嶺。祇樹園。釋林不老。蘂珠宮。閬風苑。仙境長春。道德五千言。老子衍中朝之秘。妙相三十種。牟尼顯西土之靈。偓佺子服松實以

經身佛圖澄呪蓮花而應口貯乾坤一壺藏世界一粟

釋與仙符參宗旨三乘燒金丹九轉仙從釋合故玄教

畫江成路而空門聚石點頭傳法度青牛函谷重重紫

氣馱經來白馬紺園蔣蔔祥雲參禪妓女爲尼魂遊鹿

苑遺婦書生入道名在丹臺無心昌老三醉岳陽寶日

禪師半間衡岫吐飯成蜂觸化蝶仙機左亘益玄浮杯

渡海錫飛空佛法妙而愈妙火裏交梨總是仙家上藥

旃檀瓊樹悉爲釋氏靈苗旌陽白日上昇擲殺拖腸之

鼠慧遠清晨說偈喜生伏碩之驚造逡巡酒開頃刻花

仙科秘訣覆忍辱衣落煩惱髮釋氏眞傳鳴磬留夕陽捲簾納秋氣更嘉釋子淸脩安爐烹紫石閉戶誦黃庭猶羨道家至樂

初學記云耆闍崛山中山形如鷲佛嘗居此故名

祇樹園祇陀太子園林木茂盛須達多長者求爲說法地太子戲曰以金布地可相與須達多長者以金布八十頃精舍皆成諸佛居之

蓬萊山有蘂珠宮

崑崙山有閬風苑皆神仙所居

崑崙圃閬風苑有玉樓十二玄室九層左瑤池右翠水環以弱水九重

非飈車羽輪不可到。老子跨青牛傳道德經詳者英篇 佛經云、釋迦牟尼年十九出家。學道勤行精進禪定。具妙相三十二種。神仙傳云、偓佺子、堯時人、總角肘。愛食松實。身體遂輕。能飛行如走馬。年歷二百遂飛升而去。佛圖澄、晉人、住天竺。妙通禪理。從使鬼神。腹旁有孔。夜照一室。石勒名試其術。澄取鉢盛水。以口呪之。遂。生。青。蓮。花。〔時乾坤一壺壺公事詳後神仙〕東坡贈佛印詩云、一、粒、粟、中、藏、世、界、言佛法之妙。二乘、亦云三車。即上乘中乘下乘之謂、九轉丹、道書云、九次循環

也。搜神記、晉吳猛有仙術。自豫章歸江水驟漲無舟。猛乃以扇畫江。水遂成大道。猛過畢乃沒。 梁高僧講經於虎丘寺。聚石爲徒與談涅槃。其石皆點頭。

白馬馱經、竺法蘭傳經事。 給園、佛所居地。 妓琴操者、參東坡禪。初問湖中景。妓曰、落霞孤鶩齊飛。秋水長天一色。再問景中人。妓曰、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妓問究竟、坡曰、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妓悟、削髮爲尼。 唐許邁志求仙道。遺書遺其妻。有云、棲遲巖岫。情愿所終吾其去矣。

長別離矣

呂洞賓遊岳陽自稱無心昌老蓋昌字無心呂字也

僧贊目居衡山詩云萬松嶺上一間屋老僧半間雲半間雲或有時去行雨回來不似老僧閒人號半間雲和尚列仙傳葛玄有仙術與客對食噴飯成蜂數百皆集客身亦不螫人食久玄乃張口蜂皆飛入仍復成飯左慈字元放廬江人有道術嘗指鱠化蝶（詳後第二篇飲饌）劉宋時婺州有僧不知姓名常乘木杯渡河高僧傳有神僧飛錫凌空而行釋子曰遊行僧爲飛錫安住僧爲掛錫

火棗交梨

詳後神仙 佛經。瓊樹寸寸是玉。旃檀片片皆香。比之聖賢無德不備。喩之經文無字不工。

列仙傳許旌陽得道舉家白日上昇。雖雞犬亦借去。惟鼠惡其不潔。擠下之。後鼠自悔。吐易其腸。至今有拖腸鼠。

靜影寺僧慧遠養一鶩。遠每講經。鶩即伏地而聽。若說他事。則翺翔而去。

造逡巡酒。開頃刻花。韓湘子事。詳前

天衣 類要云。僧出家。服以忍辱之衣。落以煩惱之髮。

忍辱衣謂袈裟 韓公佰僧寺詩。鳴磬夕陽盡。捲簾秋氣來。老僧無俗慮。明月湛丹臺。

爐烹紫石。指煉丹砂。

神仙

玉體金漿。飛騰藥餌。霓旌羽葆。護從威儀。少室篠爛霞。總是逍遙之處。瑤池賸風月。無非安飲之區。老龜殼。食蛤蜊。汗漫之遊可羨。餐朝霞。飲沆瀣。眞修之訣誰知。蛻殼解屍。副身焉用。伐。毛。洗。髓。眞。性。常。存。食冰桃碧藕。乃人間希有之珍。玩瑤草琪花。囿天上不凡之種。胡麻飯、炊成於碧洞雲廚。玄霜尤、搗就於藍田玉杵。曾、憶、乘、龍、而、輕、擧。還、聞、食、蠢、而、遠、成。妙法通玄。虛靜之虎龍並伏。餘丹留灑。劉安之雞犬皆升。燒黃煉白。葛洪覓勾漏丹

砂拾紫拓青阮肇採天台妙藥米抛地上麻姑戲處便成珠石出懷中雍伯種來還是玉清溪道士鶴一隻雲裏翩翩葉縣郎官舄對飛空中矯矯巖下清風黑虎賁薑仙丹杏山間明月彩鸞棲張叟絲筇巴邛圓內風光好橘中二老圍棋長安市上物華妍壺內一翁欹枕超惠宗火中化鶴登遊烽炎左眞人盆裏引鱸不須烟浪安期曾食棗如瓜蕭靜更飡芝似肉乘鯉入重溟琴高樂矣騎龍升碧落黃帝飄然孫君士大肅一聲山鳴谷應陳先生長眠數覺物換星移太上君赤松子恰稱天

府之者尊許飛瓊萼綠華便是仙宗之懿屬蕭史吹簫傳雅曲引來鸞鳳之羣旌陽淬劍耀巢芒驚破蛟螭之膽雲夢洞中鬼谷壽筭無窮崆峒山上廣成精神益王

麻姑指甲堪搔癢我意猶然老子鬚眉可上圖人言不謬

晉許穆爲護軍長史入華陽洞得道王母第二十女紫微夫人常降之後書與穆曰玉醴金漿交梨火棗飛騰藥也以君心猶荆棘相雜是以二樹不見六帖、仙人羽蓋霓旌霞衣風馭

地輿志、華山有東西

二石室。東云太室。西云少室。皆仙人所居。 瑤池王母所居之地。 淮南子云、盧敖遊北海。見一士深目玄準。蜷龜殼而食蛤蜊。敖曰、夫子可與敖爲遊矣。士笑曰、我南遊罔莨之野。北息沉默之鄉。西窮溟濛之里。東貫鴻毛之光。吾方與子汗漫遊九垓之上。 大人賦、吸沆瀣兮餐朝霞。 漢武內傳、黃眉翁謂東方朔曰。吾却食服氣。三千年一洗髓。三千年一伐毛。吾今已。三伐毛。三洗髓矣。 周穆王開宴。王母乘鳳輦而來。進萬歲氷桃千年雪藕。 瑤臺琪花。瓊樹之屬。雖

仙家有。 列仙傳、漢劉晨阮肇入天台山採藥遇淵中流有胡麻飯屑。服之覺身輕。沿流而進。乃遇仙女成夫婦云。 唐裴航遇雲翹夫人與詩云。一飲瓊漿百感生。玄霜擣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路。仙必崎嶇上玉京。後過藍橋。見一老嫗。求漿。嫗令雲英擎一甌飲之。遂得娶成仙云。 陶安公得道。七夕日有龍迎之而去。 眞誥云。經函中有蠹。食神仙字。服之可仙。 列仙傳、張虛靜天師煉丹既成。龍降虎伏。

劉安 詳前者英雄 伯詳前婚姻 列仙傳、葛洪字稚川。善導養術。閒交

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煉而服之後屍解飛升而去列仙傳麻姑降蔡經家取米數升擲於地上悉成真珠方平謂曰姑年少好爲此吾則不爲也　唐玄宗贈清溪道士詩云清溪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白雲閒滴露研硃點周易　漢顯宗時王喬爲縣令有神術每朔望朝帝怪其來數不見車騎密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有雙鳧從南飛於是舉羅張之但得雙舄詔尚方視則所賜尚方履也列仙傳云吳董奉居廬山爲人治病不索謝病

愈者令種杏五株病輕者一株杏成林實熟賦買杏
者將穀一石便取杏一石取多者有黑虎逐之故曰
虎賣杏　張虛靜天師隱龍虎山結廬而處有彩鸞
棲鴉其上作詩有結廬高處無人到夜半彩鸞棲綠
筠之語　巴邛人家有橘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
如三四斗盎巴人剖開每橘有二叟鬚眉皤然相對
弈棋身長尺餘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
山但不得深根固蒂耳一叟曰僕饑虛矣須龍脯
食之即於袖中抽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

龍因削食之隨削隨滿食訖以水噀之化為一龍因叟共乘之足下雲起須臾風雨晦明不知所在盤盆也

列仙傳壺公賣藥長安市懸一壺於肆頭日輒入壺中休息費長房見而異焉再拜求入公與之俱入見樓臺壯麗驚曰此別一乾坤也遂從公學道

列仙傳趙惠宗寧都人得九天仙籙唐天寶末積薪自焚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乃化為瑞雲仙鶴而去

神仙傳左慈有仙術曹操宴客曰席間所少者松江鱸耳慈索銅盆貯水釣之須臾引鱸魚數尾而出曹

嘗出郊慈攜酒一升脯一斤親手斟酌百官皆醉飽

操懸其怪欲殺之。慈卻入壁中。忽然不見。或見於市。

眇一目。　漢武內傳、李少君以郡老方見武帝曰臣

嘗遊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　漢蕭靜撫得

一物類人手。肥潤而紅。烹而食之。齒髮更生。力壯貌

少道士頷靜之曰。所食者肉芝也。藉等延壽矣。　列

仙傳、琴高善鼓琴。後得仙。乘赤鯉來人間。後又乘赤

鯉復入水去。　史記、黃帝鑄鼎荊山。鼎成。有龍迎之

上升。因名其地鼎湖。　韻府羣玉、孫登得仙道寓燕

門阮籍訪於其處與談時事不應及退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乃登之嘯也。韻府羣玉陳摶隱於睡每睡必數月而醒羽士冠朝一學其睡之大畧劉垂範聞其鼾鼾同冠先生睡有樂乃華胥調或曰既有曲譜記如何曰混沌譜。太上隱者赤松子俱二仙長名。西母降武帝殿有侍女四人帝問其名曰董雙成。許飛瓊賈陵華段安香。萼綠華女仙也上下青衣顏色純整故名。蕭史詳後樂具許遜字敬之南昌人晉初為旌陽令點石化金足逋賦棄官歸得

與人術浪遊江湖悉斬蛟蜃除民害精修山中年一
百三十六舉家飛昇雞犬亦隨去朱封妙濟眞君
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隱居雲夢山鬼谷在人間數
百餘年後不知所之　莊子黃帝聞廣成子在崆
山往見之問長生之道廣成子曰必靜必淸無勞爾
形無搖爾精乃可長生故千二百歲而形未嘗衰入
無窮之鄉游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與天地爲常
列仙傳王方平降蔡經家使召麻姑麻姑至年若十
七八歲處亥手爪似鳥蔡經見之默意其可爬背忽

有鐵鞭鞭其背經忍痛未敢言。雲齋徐、楊文公嵩老子出關圖作詩云、秘藏函谷關中叟。來獻蓬萊閣上仙。願得續眉如此者。那數籛錫美長年。

梵釋

淨土開宗。沙門演教。問宅居奚在。慈悲作室。通慧作門。詢骨肉為誰。法喜為妻。智度為母。不生不滅。菩提開智慧之花。無愛無憂。優鉢結因緣之果。愛慾海濟渡大願船。光明拳。打破痴迷膜。經翻貝葉。許多之秀氣迎風。僎設伊蒲。一種之清香帶露。八功德之水澄澈無波。一指頭之禪。箇明有本。無我相。無人相。須識一空。有戒香。有定香。更臻三昧。闡明妙法。渾身便覺。布毛輕認。透此心。滿口盡稱柏子熟。達磨言歸於西竺。隻履翩翩。隱慧趺

坐於南陽雙𪇆嬌嬌一日萬回施妙法歷遍山川三年百棒悟眞機斬新日月此誠一口吸盡西江水難與人言豈非兩足踏倒須彌山祇應自悟赤髭碧眼何人不是梵宗白足清癯誰個未知禪味慧可對達磨斷臂妙矣法身歸宗從李渤弄拳隱然梵訣譚經融至理大千界內雨飛花說偈至無言不二門中雲散朱四大身若無若有三乘法愈究愈精德山柱杖有人特觧家慧柄石霜心地從誰識釋派玄機余人隱隱濮廷上正拈揀兩足奇尊白氣葱葱晉世中已橫出一枝活法入圍日

青蓮妙相我亦云大雄法王古咸謂西方聖人今盡儕
南閻覺士智月常圓法雷頻震正爲般若涅槃菩提無
樹明鏡非臺允是眞空世界
淨土佛國言清淨無穢雜也　梵語云、沙門、出家者。
總名。以息心達本源、故號沙門。又云桑門。　佛經云、
如來以慈悲作室。通慧爲門。　維摩詰曰。釋氏智度
以爲母。方便以爲父。法喜以爲妻。慈悲以爲子。　菩
提樹、釋迦如來成道時所種之樹。五百年一花。白樂
天贈智慧禪師詩。方便、風、開、智、慧、花。　優鉢、亦佛家

所種之樹。法華經。作優曇鉢。亦五百年一花。　佛經云。菩薩乘大願船。住生死海中。呼引衆生。上大願船。云。佛經云。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爲光明拳。又云。決一切痴迷膜。到一切功德岸。　貝樹。亦佛國所植。多以其葉寫經。故梵語有云。說法天花雨。釆翻經貝葉成文。　伊蒲饌。齋供也。後漢楚王英詣闕。以縑贖罪。詔報曰。王好黃老之言。尚浮屠之教。還具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饌。　八功德水西域八池　傳燈錄。有僧過天龍禪師。天龍豎一指示之。僧大悟。後嘗曰。吾得天龍

一指頭禪。一生用之不盡。　無我相。無人相、金剛經語。　佛家衆香。如戒香定香慧香解脫香之類。一梵語。以正受爲三昧。　傳燈錄、道林禪師有侍者學佛法。師於身上拈布毛吹之。其人遂悟。時號布毛侍者。
傳燈錄、有僧問大梅和尚。爾見馬祖得甚麽。教曰馬祖向我道、卽心是佛。僧曰、馬祖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大梅曰、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卽心是佛。馬祖知之。謂曰、梅子熟矣。　後漢達磨端居而逝。後三載。魏宋雲使西域回。西域卽今肅州府遇師於葱嶺。手持隻履翩

翩獨逝、問師何往、曰西天去明帝起壙視之、惟一革履存焉。　高僧傳、鄧州一僧名隱慧。日食二鴿、人號南陽鴿肉長老。或請之。師張口。鴿從口出。　高僧傳萬回禪師九歲出家。兄遠戍。師往問訊、朝往夕還。以萬里而回。人號爲萬回禪師。　傳燈錄、洛浦禪師在夾山做典座。三年喫百頓棒。後大悟。嘆曰。斬新日月。特地乾坤。　襄州居士龐蘊參馬祖云。不與萬法爲侶者是甚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卽向汝道。居士頓悟。　傳燈錄、有僧問石頭和尚。如何修最

上乘。徹第一義。石頭曰、爾愛欲不除。能以兩卿將開須彌山耶。蓋難之耳。佛陀耶尊者。赤髭時號赤髭毗耶沙。

達磨生而眼碧號碧眼禪師。

釋曇如足白於面。號白足僧。

僧祖可善權清癯時亦號瘦權。

慧可侍達磨。夜大雪過膝。師不之禮。慧乃取刀斷臂。師乃知爲法器。

傳燈錄李渤問歸宗禪師大藏教明得甚麼。歸宗舉拳示之。李不答。宗云讀萬卷書拳頭也識不得。

梁高僧講經天雨寶花。徐玉泉贈僧云。杖錫飛身到赤霞。石橋閒坐演三車。一聲野鶴

仙濤起、白晝天風送寶花、三車郎三乘 五詳天文 梵語、兩散寶華。曇花帶潤雲呈錦。采貝葉成文。 文選、文殊謂維摩詰曰何爲是不二法門。摩詰不應。文殊曰乃至無有文字言語是眞入不二法門一佛言四天之身謂地火水風假合成身。地大火大水大風大。故謂四大云。三乘詳 前仙佛 傳燈錄、德山師有柱杖尋常僧至多以杖打之。臨濟禪師遣侍者叅其教。告之曰若打汝接取其杖。當心一拄。侍者如其言。德山曰從來疑這老漢。果識得透。 佛偈云、赤旃檀塔六七級白齒

菖花三四枝。禪客相逢只彈指。此心能有幾人知否。霜舉以問貫休。休不能答。復問於石霜。石霜乃曰。能有幾人知。

佛曰兩足尊。謂福足、慧足。漢明帝夢金人飛空而下。問於傅毅。傅毅曰、西方佛也。遂使使迎之。佛法乃始入中國。

晉道信禪師見紫雲明蓋下。有白氣一道橫分。弘忍禪師曰。莫是和尚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

佛經云、大雄以慈悲致化。釋稱大雄、猶儒家稱大聖。

列子、太宰嚭問孔子孰爲聖人。孔子曰、西方有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

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事文類聚云、釋氏之教。西竺稱瞿曇。南浮稱覺士。清涼禪師云、夫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般若音鉢惹猶云智慧也藝文云、涅槃、亦曰泥洹。又言常樂。乃不生不死之地。非云死也。傳燈錄、五祖求法嗣。令寺僧各為偈。其上座神秀曰、身是菩提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不使有塵埃。六祖慧能書於秀偈云。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五祖觀之。法嗣遂定。

鬼神

魑魅魍魎木石之精罔冢羵羊水土之怪翁仲震聯洮之地莫大形儀巨靈首陽之山最雄力量國殤族厲未是玄虛牛鬼蛇神不為怪誕律令雷霆之鬼疾足無停黔羸造化之神生機不息曰馮夷曰河伯總曰水神為語忘為敬遺悉為胎鬼潮頭來白馬濤神遠屬靈胥巖下現青猿山鬼莫非量錯黎丘多奇鬼惑時必以偽害真夏郊有興神祀處郡轉凶為吉肩吾固橐篇泰山之主靈若實綱維滄海之君伯有攪亂鄭邦烈到英魂

猶未泯雲長怖驚吳國堂堂精爽不曾磨美女甚都墓內贈盧充金椀伶人頗好亭中教嵇氏瑤琴鄭文甫散步江湄有幸賜江妃之佩劉長卿閒吟溪上何緣投溪女之簪陸士龍講易通玄藉令王弼胡釘鉸吟詩得趣托䰟柳惲鴉鳴谷來來往往山魈牛渚磯攫攫紛紛水怪室內伯高逢哂笑誰則不疑道間羅友遇揶揄人猶有信弟以邪難懸正更知幽不揜明唐時花月妖異見狄梁公之面晉代枌榆社愁逢阮宣子之柯魏元忠心正無回頓使妖應屏迹桓石虔名聞有赫遂令瘧厲銷

魂。仍思手大人。愡貞夫。舉筆。翻憶舌長吐地壯士吹燈。

鄒德潤徙項王祠。莫須有。牛僧孺宿薄后廟。豈其然。人

死爲三尸。柳子爲文曾痛罵。士窮因五鬼。韓公作檄便

長驅。作無鬼論。我且將同然。賦迎神詩。人何必乃爾。

博物志云。水石之怪曰龍罔象。木之怪曰夔魍魎。士

之怪爲羵羊。火之怪爲朱無忌。鴟䳌音習五行志。秦

始皇有長人見於臨洮。曰翁仲。始皇以爲祥。鑄銅像

之。巨靈詳前地理 律令詳前天文 屈原國殤云。身既死。神以靈。

予魂魄分爲鬼雄。注云。國殤謂壯而死於國事者。其

精魄強壯魂魄武毅長爲百鬼之雄　族厲謂古大夫無後者　事文云黔羸造化神名　事文類聚語忘敬遺二鬼名孕婦臨産時呼此二名則不害人　吳越春秋吳王還自伐齊子胥諫不聽自殺吳王盛以鴟夷投之於江胥嘗乘白馬見於潮頭土人因祀之爲濤神　幽怪録蟲錯爲漢武所誅葬於蒼目之山其精魂不滅嘗爲青猿號叫於巖中土人目爲錯鬼　幽怪録黎丘有奇鬼善效人之子姪扶丈人而道苦之黎丘丈人之市醉而歸遇奇鬼扶而苦之歸

責其子。子曰孽無苦也。丈人悟曰。是必奇鬼也。明日復飲於市。刺殺之。其子恐父之不及。近而救之。丈人望見其子。拔劍殺之。

左傳、晉侯有疾。夢黃熊入寢。問何祟。子產曰、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於是祀夏郊。晉侯病乃愈。

肩吾泰山神。靈若海神。

左傳、伯有見殺。鄭人驚曰。伯有至矣。則皆走。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年。子產立

其子撫之、害乃止。　韻府、崔少府女亡、有金椀者墓中。後與盧充成幽婚。女以金椀贈充。往市賣之。女姊知為墓中物。詢得其由。啓墓覩之。女生有一子。充取撫之。名曰煗兒。　晉嵇康暮宿華陽亭。彈琴。有伶人死者葬斯地。乃詣康。授以廣陵散。後臨刑東市。神氣不變。索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　唐鄭交甫出遊江湄。逢二女。不知其神也。女解佩以與之。行數十步女忽不見。　唐劉長卿暮春從溪上遊。吟有紫抱花

鬖舞魚吹柳絮行之句。忽有女見而謂曰。郎君詞藻客也。投之簪。須臾不見。

晉陸雲字士龍。夜投宿人家。見一少年共談周易。深明玄理。向曉辭去。覺在一墓土。視之乃王弼塚。

胡生者、以釘鉸爲業。宅西有柳惲墓。每飲茶必奠之。後柳惲托夢曰。我教爾爲詩。後善詩。人目爲胡釘鉸。鉸教音

唐時太原郡狗鴝谷。山魈甚多。人獨行數遭侮。王建曰、我不怕鬼。每獨行無害。

牛渚磯詳走獸 龍伯高詳貧賤

晉羅友乞祿於桓溫。溫未之重用。一日溫餞人作郡。賓僚俱往。友獨後至。桓問

其故。友曰、適來路逢一鬼揶揄。曰、我只見汝送人作郡。不、見人、送汝、作、郡。溫笑。以爲褒賜守。拍掌而笑曰揶揄

唐武三思妓素娥、有殊色。狄梁公請見之。忽失其所在。聞堂與中語曰。某花月妖也。梁公正人。吾不敢見。

世說、阮宣子伐社樹。或止之。宣子曰、社而爲樹、伐樹、則社亡。樹而爲社、伐樹則社移。何害。

唐魏玄同心正直。未仕時、鬼數戲侮。一夕羣鬼舁其床。魏曰、能徙吾堂下乎。竟徙之。魏又曰、復能徙吾堂上乎。鬼仍徙至舊所。曰公正人也。不可侮。乃去。

晉桓石虔有

雄名。病瘧者但呼其名怖之。其瘧輒愈　馬公亮嘗
於燈下閱書。有鬼以大手伸入牕中。公以硃筆書花
字。鬼哀求不得出至曉泣曰公獨不見牛渚磯事耶。
公乃滌去其字。鬼謝而去。　晉嵇康燃燈夜坐彈琴。
忽有鬼入儀容甚怪。遂吐舌七尺餘。垂至地康滅其
燈曰恥與魑魅爭光。　梁蕭琛字彥瑜爲吳興守。郡
有項羽廟。據廳事一半。琛曰生不能與漢祖爭中原。
死據此廳事何也。竟別遷之。　牛僧孺落第歸暮失
道遠望火光。至一大宅閽者引之入珠簾中。語曰妾

漢文帝母薄太后也。何至此。遂呼出王嬙、楊太眞、潘妃、見禮畢。又別有善笛女子。太后曰、石家綠珠也。旣而薄后曰今夕誰伴牛秀才寢。諸妃皆辭。薄后令王嬙陪之。遂送入昭君院中。向曉而覺。乃知是鬼。

三尸之鬼。嘗以朔望上天白人罪過。欲人死爲鬼歆祭也。柳子厚有罵三尸文。韓公送窮見前時令。阮瞻嘗作無鬼論。忽有一客來坐、議論風生以爲有鬼。阮瞻以爲無。爭論不已、客言吾卽鬼也。於是不見。阮瞻西晉阮咸子

司空文明、嘗作有迎神詩。

蘭雪堂古事苑定本卷之九

饒安　鄧志謨　編輯

戴珉潔溶

西洽　戴璁瀾石　參定

戴琰師曾

形體

頭日高臺面爲廣宅駢拇之指迥異於人手思之鬚頃

殊於衆劉曜垂五尺髯慫作生民主張艮掉三寸舌乃

爲帝者師垂肩耳大劉先主畢竟興王蓋膽毛深德謙

師自當成佛維翰一尺面宰相奇形比干七竅心忠臣異蘊截臂節婦硜硜然千古貞操斷頭將軍凜凜乎萬年烈氣蘇生正直膝豈容佞士作枕頭林蘊精忠項不使頑奴為砥石黃鬚都騎自古稱奇碧眼小兒迄今推異白眉才子曾推馬氏之常疵面尚書更說楊家之孟背廷半個雖落落貌不颭宋殿一雙乃超超容自美班超虎頭燕頷應封漢室之侯莊姜螓首蛾眉允作衛宮之后孔隆顙陽虎亦隆顙是聖是狂舜重瞳項羽復重瞳乃帝乃霸神同秋水徐卿之子豈常兒眉若遠山卓

氏之姬眞美女英雄常自別。僉云。寇萊公鼻息如雷。俊傑邦非凡。始信王濬沖目光若電。更羨李青蓮之豪邁眼空諸子。氣蓋羣公。寧知陸餘慶之撰牖手重五斤。喙長三尺。然則麞頭鼠目可求官邪。抑亦人面狗心難爲士矣。

佛經、頭爲高臺。而爲廣宅。又云、頭爲崑崙。頂三台君。

莊子、駢拇枝指。豈性也哉。駢拇足拇指連二指也枝指手六指也

左傳、華元多鬚。伐鄭。爲鄭敗。宋人歌曰。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于思多鬚貌

晉史、劉曜身長九尺三寸。垂手過

膝目有赤光鬚髯百餘莖而長五尺餘 史記留侯乃稱曰家世相韓韓滅不愛萬金之產為韓報仇彊秦天下震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劉先主生有奇相耳大垂肩人目之為大耳兒

德謙大師語錄一僧拜師曰三日不相見莫作舊時看師擺開胸云你道我這裡有幾莖蓋膽毛僧無語

五代桑維翰身短而面長嘗臨鏡自奇曰七尺之身不如一尺之面後乃為相 通鑑紂無道比干

諫之紂怒曰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命剖而視之果然

五代、王凝爲虢州司戶卒於官妻李氏携子與其骸歸。投宿開封府。主人不納。牽其臂而出。李氏大慟曰。此手爲人所執耶。遂斷其臂。府尹聞之、笞主人厚卹之而歸。

蜀志、諸葛亮與張飛趙雲破巴郡。獲嚴顏喝曰、何不降。顏曰、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飛怒、欲斬之。顏容貌不變。曰斬頭便斬頭。何爲怒耶。飛壯而釋之。引爲上客。嚴顏巴郡太守

魏史、蘇則爲人正直。董昭嘗枕其膝。則推下之。曰蘇則膝非佞人枕、

唐書、

劉闢反林蘊以義責之闢怒欲殺之惜其直陰戒刑人磨刀於頸脅服之蘊叱曰死便死我頸豈頑奴砥石耶

吳史孫權生而眼碧時號碧眼小兒 黃鬚詳前

武職白眥 英賢詳前

晉書趙孟爲尚書令善於淸談面有疵點語曰諸事不決問疵面號疵面尚書

世說習鑿齒有蹇疾符堅滅樊鄧素聞其名與釋道安俱輿而至與語大悅戲謂人曰止得半個人耳 謂習差可稱生丁

南宋史孝武帝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 班趙事詳武職

莊婆衛莊公后

也衛人賦碩人篇美之曰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荑音啼蝤音由瓠音互蠐音秦

孔叢子云、孔子河目而隆顙。陽虎貌似聖人故云

史記、舜目重瞳。項羽目亦重瞳。

杜甫徐卿二子歌云。徐卿二子生絕奇。感應吉夢相追隨。孔子釋氏親抱送並是天上麒麟兒、大兒五齡色清徹秋水為神玉為骨。。

西京雜記、卓文君姣好。眉如遠山。臉、際、若、芙、蓉。

宋書、寇準瘦削之征。真宗使人闞其動靜。公方熟寐。鼻息如雷。真宗曰、渠安枕如此。

必有勝筭也朕何憂　晉書王戎生而頴異神釆秀發目甚清炤視日不眩裴楷見而異之曰戎眼爛爛如巖下電（戎字濬沖）　杜甫撰李太白行實公眼空諸子氣蓋羣公　唐書陸餘慶善辯論而謬於判斷時人嘲之曰說事喙長三尺判事手重五斤　唐書李揆爲相苗晉卿數薦元載揆輕載體寒謂晉卿曰龍章鳳姿士不見用而麞頭鼠目子乃求官邪載深啣之

晉書符朗初過江王忱與兄國寳命駕詣之沙門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非一狗而人心

及一人面狗心者是耶蓋忱醜而才國寶美而毒故也

形體　二

衛玠姿容士皆樂覩紫芝眉宇人共快瞻隆準尾顏[illegible]天子丰儀迥異河目海口魯聖人形質自超武帝之鉤弋兩手皆拳先主之趙雲一身是膽待人盡禮眼垂阮籍之青報國懷忠血化萇弘之碧彭樂截腸還欲戰壯氣翩翩杲卿斷舌更能言義聲凜凜王德用之黑面豈非朝廷上異人孟東野之古心便是湖海中佳士董宣強項令勁直無回雲長美髯公英雄莫敵利刃犯文天祥之頭義血成丹稜鋒剖安金藏之胸忠肝露赤更說

盡臣曾報主介子推割股煮羹亦聞明主不輕臣唐太宗剪鬚和藥彥回之髯似戟豈爲亂階李贍之膽如升不虧大節魯仲連噴義聲厲罵嚼齒穿齦張睢陽鼓烈氣戰呼握拳透爪孟郊以文才歷衆且令韓愈亦低頭子儀以功德服人遂使承嗣頻屈膝一沐三握髮周公之接士何勤十步九回頭蕭鳳之別兄未忍婁師德跛男子病於足不病於心孟嘗君耻丈夫虧於形不虧於德嚴顏頭杲卿髮雅堪入烈士傳班樊素口小蠻腰更可上美人圖畫

晉書、衛玠美丰姿。時人愛之。號玉人。從殷浩至都下

都人聞其美、爭看之。觀者如堵。唐書、房琯見元德

秀歎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紫芝元德秀字

漢書、漢祖生。隆準龍顏。股有二十四黑子。準鼻也 孔

叢子云、孔子河目海口。又史云、孔子生而首上圩項

索隱注云、言項上中低。四旁高也。鈞弋詳天文 趙雲詳武職

晉阮籍能為青白眼。見禮法之士以白眼對之。惟嵇

康造之。乃見青眼。北齊書、彭樂與周文決戰。破刺

腸出。納之不盡。截去復戰。長弘詳傷逝 杲卿詳人事 宋書、王

德用狀貌魁偉而而色正黑雖遐遠君長皆知其名
識與不識稱之曰黑面相公塞北常呼其名以驚小
兒
韓退之贈孟郊詩云孟郊湖海士古貌又古心
漢史董宣爲洛陽令殺公主家奴主訴於光武上
令小黃門持宣謝主兩手據地不肯俯上敕強項令
出
蜀志關公在荊州欲回蜀與馬超角力孔明以
書止之曰超雖勇恐不逮美髯公也
宋亡文公爲
元所執屢求死元乃殺之咏史者有句云淋淋血化
千年碧耿耿心留一寸丹
唐武后時有誣皇嗣異

謀者安金藏爭之不可引刀大呼曰請剖心以明皇嗣不反割腹腸出武后驚曰吾有子不能自明不如爾之忠也事遂白　晉文公出奔介子推從焉文公之食子推割股以啖之後歸國文公忘封子推子推作歌有一龍乏食一蛇割股之語　唐書李勣疾醫者曰鬚灰可治太宗乃自剪其鬚以和藥　南宋史褚彥回夜宿閤中公主就之彥回不敢動公主曰公鬚如戟何得無丈夫氣對曰回雖不敏不敢首為亂階　南史侯景亂李瞻起兵為賊所執正色自若及

剖腹見其膽大如升。史記魯仲連罵賊嚼齒穿齦

唐書、張睢陽恨賊。握拳透爪。東坡帖云、張睢陽

生猶罵賊。嚼齒穿齦。顏平原死不忘君。握拳透爪。

韓愈寄孟東野詩云。低頭拜東野。願得始終如駏蛩。

駏蛩三獸名詳後走獸　唐田承嗣據有魏地。郭子儀遣使至

魏、承嗣西望拜曰。此膝不屈於人久矣。今為公拜。

史記、周公謂子伯禽曰。吾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

猶恐失天下之賢。　唐乘西云、蕭鳳與兄鸞、俱仕於

京。鸞被命出使。鳳與餞別曰。詩舉杯劇飲。醉中分袂

無不悲。又賦詩云。頃刻歌渭水。十步九回頭。　韻府云、袁天罡于客師渡江。見舟中之人氣色不吉。欲不渡。忽跛足人至。客師曰。有跛男子在。無危矣。跛男子、婁師德也、　史記、孟嘗君之趙。趙人出觀之。笑曰、始以薛公爲魁然也。今眇小丈夫耳。　唐書、顏杲卿爲祿山所害。殉首于衢。莫敢收屍。張湊得其髮。持謁上皇。是夕見夢帝寤。爲祭後湊歸髮於其妻崔。崔疑之。髮若動云。

異顏詳肖爲樊素　小蠻俱詳寵妾篇

形體三

賈雍頭亡。猶能馳騁。張儀舌在。尚可縱橫。鄭元壽口代可汗。辭鋒不鈍。諸葛亮舌戰吳士。智劍誰當。嵇侍中之血自馨。陶靖節之腰頗硬。貞操烈婦。冰霜爲作心肝。富學文人。錦繡代成腸胃。明其目。張其膽。韋思謙不爲保妻子之臣。實乃腹虛。乃心。徐之才可作希聖賢之士。婁師德待人量好。而中之唾迹未乾。申包胥復國心勤。足下之繭皮獨厚。巢父從潁川間洗耳。陶公在蓮社裏攢眉。撫膝先生。獨高氣節。補唇士子。更妙文章。秦莊公顏

如握丹何平叔面猶傅粉杜弘治眼若點漆衛莊姜膚似凝脂張太僕腹大如瓠更垂好譽古俗書頭尖似筆偏擅英稱衛將軍骨節非常野外必非爲牧者魏武帝儀標自別床頭豈是捉刀人漢李廣數英雄獨仲猿臂唐馬周稱卓犖乃聳鳶肩怒髮衝冠藺相如不屈威武喝聲振尾桓石虔豈事囁嚅英布黥面上之痕何嫌貌醜岳公刺背中之字愈見心忠萬林甫多奸謀口裏徒生蜜舌而祿山有反相腹中焉得赤心宋黨進雖然大腹非多算之人也唐李緯徒有好鬢不足齒之傖歟

事文云、漢武時蒼梧守賈雍出界討賊爲賊所傷失其頭。馳馬還營。營中咸走來視雍。胸中語曰、賊不利。爲賊所傷。諸君視有頭佳無頭佳乎。吏泣曰、有頭佳。雍曰、不然。無頭亦佳。遂仆而死。 史記、張儀、魏人。嘗從楚相飲。楚相亡璧。意張儀所竊。儀遭笞。歸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否。其妻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後入秦取相。 鄭元壽事詳力量篇 蜀志、孔明入吳與文臣張昭等辯論。詞理不屈。時謂舌戰羣儒。 嵇侍中詳衣服篇 陶靖節詳恬淡篇 唐有節婦吟詩云。碧池古氷雪。爲妾作心肝。死。

者如復生剖與良人看

錦繡腸胃　詳前文章

唐書常思謙爲御史嘗語人曰大丈夫居敢言之地當正色立朝明目張膽安能碌碌作保妻子之臣耶　北齊徐之才八歲造周捨聽講老子捨設食戲曰不用心思義但思食乎之才對曰吾聞聖人虛其心實其腹捨大歎息　唐書婁師德有度量弟守代州辭赴任敎之耐事弟曰人有唾面潔之師德曰潔之是拂其怒也但使之自乾耳　史記伍子胥覆楚中包胥欲復之往秦國乞師足重繭哭於秦庭者七日七夜秦人哀

之。乃為之醫師。遠行者足下復起皮如繭故曰重繭又曰層繭 史記、堯欲讓天下於許由。巢父聞其事。曰、汚吾耳也。向、潁水、洗、之。適樊仲素牽牛飲。問其故。曰、莫、汚、吾、牛、口。乃、從、上、流、水、飲、之。 韻府、晉遠公立白蓮社。招陶淵明。淵明曰、有酒則可。既至無酒。乃攢眉去。 趙宋喻汝礪致仕歸。自號捫膝先生。 唐方干生而缺唇。後遇醫者。補之。號補唇居士。 秦人美莊公賦詩云顏如渥丹。其君也哉。 魏何晏、字平叔、美姿容。面絕白。文帝疑其傅粉。夏月賜以湯餅啖之。汗大出。隨、以、朱、衣、自、拭。

色轉白。帝始信之。晉書、王右軍見杜弘治、歎曰、膚如、凝、脂。眼、如、點、漆。此、神、仙、中人也。莊姜疑脂巳見前篇

漢張蒼爲太僕當斬。解衣伏鑕。肌白如瓠。王陵言于沛公赦之。鑕音切器也

後魏古弼爲尚書令。頭尖似筆。世祖、常、名、之、曰、筆、頭。時、人、因、呼、爲、筆、公。衛青許負峨篇

世說、魏武將見邊使。自以爲形陋不足雄遠國。使崔琰代。自捉刀立床頭。禮旣畢。使間諜問曰。魏主何如。使答曰。魏王雄望非常。然床頭捉刀人。更英雄也。魏武聞之。追殺此使。

漢史、李廣爲將。猿臂。善射。號飛將

耶○　唐史、岑文本謂馬周鳶肩火色騰上○必速貴後
太宗名之○四輩督促○互許英賢　史記、趙得和氏璧○秦許
以十五城易之○藺相如捧璧往秦○秦王無償城意相
如怒髮衝冠○曰○必○欲○徒○得○璧○臣○頭○與○璧○俱○碎○於○柱○遂
完璧歸趙○一晉史、桓石虔、小字鎮惡、喝聲、屋瓦、皆震○
嘗從桓宣武枋頭之征○軍中莫有抗者○河朔間以其
名斷瘧○　漢英布有奇相○相者曰、當刑而王○後有罪
而黥○人號黥布○佐漢祖定天下○封九江王○　趙宋、岳
公諱飛、憫宋室傾覆○欲恢復之○背○上○刺○盡○忠○報○國○四○

字○秦檜忌其功殺之○人弔以詩云○矯詔遽成三字獄○湼忠辜負一生心○

唐史、李林甫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陷以甘言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云○

唐史、祿山有死罪○張九齡曰、祿山生有反栢不宜赦○明皇惜其驍勇○竟赦之○後得幸○明皇指其腹問曰○此中何有○對曰、惟有赤心耳○

趙宋大將軍黨進、食飽捫腹歎曰○我不負汝○左右曰、將軍不負此腹○此、腹、乃、負、將、軍○（謂其少出智處）

唐李緯拜尚書○房玄齡曰、此、人、好、鬚○太宗聞之○知其無能也○改洛州刺史○

丰美

珠庭日角。世俗外人。瓊樹瑶林。風塵表物。元紫芝衿宇。士士快瞻。周茂叔襟懷。人人競賞。丰神秀麗。蔣凝擅玉筍之班。姿貌輕盈。宋璟浥金莖之秀。陶謝數晉朝兩個。拔萃超羣。阮何為宋殿一雙。離倫絕俗。風乞李太白。皎鸞鳳之姿。瀟灑上官儀。翩翩神仙之態。華子魚淵清壁映。遠韻孤騫。皇甫湜玉質金相。清標特異。舟同於李膺。郭泰人仰皆仙。與共於潘岳。夏侯士稱連壁。平原佳公子。飄飄濁世之中。汝陽眞天人。洒洒儔人之表。清高

不俗裴公允有仙標瑩徹無瑕樂令郤爲氷鏡白圭振鷺劉禹錫實邁尋常琨玉秋霜孔北海不俾庸衆陳曲逆美如冠玉氣度英英王安豐秀比琳琅風猷湛湛謝希逸乃寰中奇物文潞公固天下異人妙矣劉敞矯矯雲中白鶴美哉叔夜巖巖山上孤松是豈徒野鶴之在鷄羣更忽憶蒹葭之倚玉樹天子問九齡風度果然賢相高標邈使識孟德丰儀自是英雄本色潘安仁入市羣婦女擲果盈車王君貺使邊少狀元聚人盤棟生遂云亡洛人謂看殺衛玠泣魚有趣楚君因寵極龍陽

唐書李珏日角珠庭非庸人相。晉書王戎曰王衍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是風塵表物。紫芝箭字阮何一雙俱詳形體。黃庭堅作濂溪傳序、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北夢瑣言唐蔣凝美丰標每到朝士家以為祥瑞朝士巾皆號為玉筍班。唐宋璟傳、璟風度凝遠人以為玉樹含輝金莖浥露。璟字廣平晉書、晉世諸人天性粹溫者惟謝玄暉陶元亮兩個人耳。杜公贈李太白、皎皎鸞鳳姿飄飄神仙態。上官子無詳英賢潘岳夏侯詳朋友白樂天美皇甫湜云、玉貨金相。

奇姿英發。後漢、李膺郭泰皆美風神同舟而濟望之者以爲仙時號李郭仙舟　史記、平原君傳、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杜甫詩云、汝陽眞天人眉宇甚疎秀汝陽王璡　世說、裴楷字叔則風神高邁容儀俊爽當時以爲玉人見者曰見裴叔則如玉山上行光映照人　李太白詩、裴公有仙標拔俗數千丈　晉書、衛瓘見樂廣而奇之曰此人之水鏡見之瑩然　皇甫湜美劉禹錫文、聆予瞭然炯炯清立望之眞白圭振鷺也　後漢孔融傳、融凜凜焉

皜皜焉。其與琨玉秋霜比質可也。　陳平傳周勃讒陳平於漢王曰。平雖美如冠玉。其中未必有也。言平雖美如冠上之玉而心中無有喻其有才而無德。　晉書、有人詣王衍。遇安豐。及大將軍。敦。丞相導在坐。及往別屋。又見王詡、與澄。還語人曰。某今日觸目皆琳琅珠玉。　南史、謝莊字希逸、丰儀甚俊。時人目之爲謝家奇物。　東坡集、文潞公之在朝。契丹使耶律永昌劉霄來聘。望見公。却立曰。此潞公也耶。因拱手曰。天下異人也。　晉書、劉敞劉紆俱美丰儀。時人語曰。敞嬌嬌、如雲中鶴。紆、超、

趣如暮天霞。世說稽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見者歎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稽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晉書夏侯玄美丰姿。毛曾嘗與之同坐。人謂蒹葭倚玉樹。唐書張九齡為相。玄宗重之。及去位。上每置相。必問左右曰。風度得如張九齡不。稀絕野鶴詳前英賢　孟德丰儀詳前形體　晉書潘岳字安仁。美丰姿。每出市。羣婦女愛之。擲果盈車。趙宋王君貺弱冠及第。出使於契丹。人人相聚而

[illegible]為之盤滿屋棟日看南朝少年狀元○

晉書衛玠

從敀浩至都下○都人久聞其美○觀者如堵○玠先有羸疾體不堪勞○遂成病而死○人謂看殺衛玠○

戰國策

楚王寵幸龍陽君○嘗與之釣魚○初得魚○命養之○再得魚○比前魚更美○楚王命棄其前魚○龍陽君泣曰○臣今得幸大王○猶前魚耳○再有美於臣者○臣在所棄矣○楚王命無進美色○

醜劣

嫫母之容。難與南威比麗。東施無艷。寧同西子爭妍。禰衡誕乃是狂生。苟晞殘實為屠伯。登徒妻室。姿儀猥劣意情深。許郝子孫。衣服鮮明。容貌惡谷楷之稱。瞎虎最是兇徒。羊闌之號禿鶖。豈為雅士。裴佶自呼為甘草。似非貴宦之丰神。文樹人目為獼猴的是猥庸之相貌。馬微奇醜。頗驚於劉守。車徒林公。異人未信於王君。門隸防閑妻妾客。李十郎還是妬癡。吝愛貨財。深和長輿更為錢癖。人頭羅剎可知鬼裏有人。鬼而夜叉不意人中

有鬼見客失祇承宋五嘗多坦率事君懷集逆朱三衛
是姦邪藍面鬼異貌而即異心獨眼龍奇名而不奇相
李主簿雙瞳點翳眼中常設籓籬張玄祖兩齲亡牙口
內頻開狗竇黃巢之三屆律頭有怪形鑿齒之半個人
身非全體兒童擲石獨憐張載蒙羞婦女嘔涎還惜瞽
麋負恥史敬奉體之迸陋倘無勇誰則知渠醜然明貌
也不颭少不言幾於失子鼠頭鼠目寧堪求公卿大夫
跛足禿瘡豈可作皇后天子善權瘦側何減於肌師德
蹣跚不良於步瓊林宴上却笑何人是邪郎白水城中

傴閭有客呼人鬼。

嫫母、黃帝之妃。極醜。南威古美女。嫫音模　東施越苧蘿山東家施也。極醜。西子西家施也。極美。　後漢禰衡欲見曹公。着布單衣疎巾。手持三尺梲杖。坐大營門。以杖捶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曹怒而恕之。　晉苟晞鎮青州。用刑嚴酷。吏民苦之。號爲屠伯。　事文類聚、登徒子其妻蓬頭攣耳。齞唇歷齒。又疥且痔。登徒子生有五子。可謂好色者矣。　唐兵部侍郎許欽明宅與中書郝處俊相隣。兩家子弟多醜。而盛飾車

馬以遊京師語曰、衣冠好、容貌惡。不姓許。便姓郝。

魏谷楷目眇而性嚴酷。人、呼、爲、瞎、虎。北史、齊王珇

太子寶卷臨喪。羊闡入弔。無髮。俯地幘脫。寶卷輟哭

笑曰。禿鶖啼來乎。鶖音秋水鳥名狀禿老 世說補唐朱泚之

亂。侍中裴佶與衣冠數人佯爲奴求出城佶最寢陋。

自、稱、甘、草。門兵曰、此、數、子、定、非、人、奴。如、甘、草、者、不、疑。

唐書、劉文樹形小而且多毛。爲侍中大夫。同僚戲

之。曰。文樹不似獼猴獼猴恰似文樹耳。 司馬徽劉

候之光使左右問其存亡。值徽鋤園。曰我便是

徽貌陋晴稱奇醜。左右驚曰何物胃奴。稱司馬[illegible]

徽更服而出左右叩頭謝。世說王長史病。林公候

之閽者曰一異人在門。王笑曰此必林公也。林公貌醜故云

王濛支遁 唐李益稱十郎。防閑妻妾過於周密每夜

撒灰扃戶。時謂妬痴。癖詳富貴 唐書監察御史李

全交專以酷虐為事。臺中號為兒而夜叉。殿中王旭

亦以酷虐為業。時人因號為人頭羅剎。唐書德宗

微行西明寺。宋濟葛巾方披書上曰茶請一杯。濟曰

鼎水方煎自取之。上問姓名。曰姓宋名第五。須臾聞

呼官家。濟惶恐。上曰。宋五坦率。後問禮部放榜。濟無名。上曰。宋五又坦率也。官家天子之稱 朱三。朱溫也。纂唐之天下。盧杞。唐德宗相。面藍色而心奸險。時稱爲藍面鬼。 李克用本姓。朱氏。唐懿宗賜姓李氏。克用一目眇。人稱爲獨眼龍。 事文類聚。龍丘李主簿目有翳。方干與之飲。戲之云。只見門外設簾。未見眼中安障。 晉張玄祖八歲齒齶。先達知其非常兒。因戲之曰。君口何爲開狗竇。答曰。正使君輩從此出入。齶音諤齒斷也 黃巢亂。令皮日休作讖語云。欲識聖人姓。

田八二十一欲識聖人名。果頭三屈律巢頭甚醜。按鬓不就。嫌日休議已。因遂加害。

晉張載貌醜。每出。小兒以瓦石擲之。委頓而反。

雋麋、醜男子。陳侯將人。每入市中。婦、女、見、之。皆、吐、涎。

唐書、史敬奉體迷陋。類不勝衣。弓、矢、在、手。前、無、强、敵。

左傳、晉叔向適鄭。鬷蔑貌醜。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聞之。曰必鬷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今、子、少、不、颺。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鬷音宗。鬷蔑字然明。不颺謂貌陋。

五代史、楊光遠病禿。有智辨。妻又跛其足。後舉兵反。人語鑒齒半人麞頭鼠目俱背形體

日豈有禿瘡天子跛足皇后耶竟敗 唐語林詩僧善權體質清癯時日爲瘦權 足疾曰蹣跚之步史記曰予苦蹣跚又云予苦蹩躠 蹣跚音盤姍跛行貌蹩躠音別碧俱足疾

婁師德詳前形體篇 趙宋政和丙申殿試何㮚爲狀元潘良貴次之皆年少有風貌而第三郭友形容古怪唱名日觀者皆曰狀元真何郎榜眼真潘郎第三真郭郎

趙宋吳良溫形容古怪住白水城中僉云白水城裡有一人鬼

衣服

法冠製豸隱服裁荷巖子陵灘上傘裘傲睨軒冕沈慶之軍中狐帽鎮壓貔貅棄繻出關去終軍固有用之才披褐八胡來王猛非無能之士老萊舞斑斕之服堂上春風石建浣中垢之衣堦前化日雉頭裘美晉武帝勅付於丙王獻錦袍新李青蓮醉輪於河伯時逢七夕阮家曬犢鼻之褌節屆重陽龍嶺落烏紗之帽月明五夜霜中士子牛衣風凜三冬雪裏神仙鶴氅韓昭侯猶惜敝袴王子敬偏草新裙須大夫贈范叔之袍情深念友

張釋之結王生之襪。名重尊賢。趙家飛燕多嬌。宮內皆石花廣袖。郭氏林宗有道。鄉中盡墊角。儒巾通天。帶幘輸嚴續之姬。鷫鸘裘為貫相如之酒。衣也垂鶉。必無士笑。冠之聚鷸。或有人帽緌。帶輕裘。羊叔子斯文。主將葛巾。野服陶淵明。陸地仙人。金縷衣須入清歌。研光帽還歸妙舞。唐士未須裁道服。重他張孝子之縑。晉君不忍浣征袍。留彼嵇侍中之血。

法冠、獬豸冠也。一角能觸邪。故御史獬豸冠。楚辭、製芰荷以為衣。

嚴子陵

詳佰談

宋沈慶之詩河北山

蠻大破之羣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嘗戴狐皮帽羣蠻畏之號蒼頭公○王猛字景畧有大志聞桓溫入蜀披褐見之捫蝨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爲符秦相○終軍詳亭逵　石建詳倫行　老萊詳者英　晉武詳君道　李白衣明皇所賜宮錦獸袍遊於采石酣飲嘯歌旁若無人乘醉捉月溺於水而死○世說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貧○七月七日○北阮盛曬衣○皆紗羅錦綺○仲容以竿掛大布犢鼻褌於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復爾耳○仲容阮咸　步兵阮籍　孟嘉落帽詳　時令王章臥

衣詳貧賤

晉王恭美丰姿。嘗乘高輿。衣鶴氅裘。行微雪中。人、目、之、為、神、仙、中、人。氅音敞 韓聯侯詳後篇

世說補、羊欣少便靜默。美言笑。善容止。父不疑為烏程令。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羊時年十二。王甚知愛之。嘗夏月入縣。羊着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羊本工書。因此彌善。

史記、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稱張祿先生往詣賈。詭言為人傭賃。賈、意、哀、之。留、與、坐、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一、綈、袍、賜、之。後入相府見雎。雎悉數賈罪。曰、公、之、所、以、得、無、死、

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乃釋公耳。綈袍厚繒爲之漢景帝時。王生善黃老言。張釋之爲廷尉。生介其跪而結襪。釋之跪結之。人或讓王生。王生曰。廷尉天下名臣。吾故使結襪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敬廷尉焉。石花衲許女子金縷衣婢寵妾後漢郭林宗。鄉中人稱爲有道。出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一角以爲林宗巾。其見慕如此。墊音店下也一角垂落也南唐遺事。嚴續相公姬。裴韓給事通天犀帶。皆一代尤物。嚴出姬。裴出帶。呼盧賭之。裴采勝。嚴悵然以姬與之。西京雜記。司

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服鷫鸘裘。就市貰酒與文君為歡。鷫音速、鸘音霜、鳥名、以其羽毛織成裘、貰音世貸也又賒也、孫卿子曰、子夏家貧。衣若懸鶉、人曰、子何不仕。曰、諸侯之驕我者、吾不為臣。大夫之驕我者。吾不復見。衣破而結之似鶉羽之垂然。左傳云、鄭子臧奔宋、好聚鷸冠。鄭入惡之。使盜誘殺之。人謂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羊祐、字叔子、為晉都督。在軍中輕裘緩帶。以臨兵旅。晉書陶潛解印。歸居柴桑。門前種五柳。號五柳先生。嘗言五六月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

上人。世說補陶靖節在家。郡將候陶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漉畢。還復着之。李恂子七歲。夢王母宴羣仙。舞者戴砑光之帽。帽上簪花。歌舞山香之曲。唐韓彥思爲孝子張僧胤作墓誌。餽之縑一百。彥思爲受一匹。敕家人曰。此孝子縑。勿輕用也。嵇紹蕩陰之敗。百官散潰。紹獨以身捍衛患帝。遂被害。血濺御服。事定。左右請帝浣其衣。帝流涕曰。此嵇侍中血。勿浣也。

衣服二

汗衫興於漢祖訶子肇自楊妃逢掖士人衣飄然絕俗偏衫僧者服迥爾離塵暮雨淋淋濕田婦鴉頭之襪秋風颯颯吹儒生鳳尾之袍春巾之客珠履盈盈馬后之宮練衣楚楚王喬屬仙令舄飛天外之鳧李后是嬌姝斂化宮中之燕元載橫開紫綃帳必費方兄山公倒著白接䍦乃酣歡伯六合被君王御宇七斤衫釋氏傳燈蜀郡有賢良民歌五袴長安多逆旅客賦單衣靜處討論蜀國馬融施絳帳坐中泣下江州司馬濕青衫養士

重田文門客盜狐白裘脫難動人誇李白寺僧奉蘭縑
袴酬詩王陽使貢禹彈冠締交義重文帝爲董賢割袖
狎昵情深樂士共摩肩濟濟看馬嵬之譏高人能潔巳
飄飄掛神武之冠梅花帳裏夢同清獬豸冠威稜獨峻
洵美且都有女遺王濛之新帽終貧且窶誰人換季子
之敝裘光武以赤幘起兵名芳千古晉懷以青衣行酒
事醜萬年蔡邕倒屣迎賓志富貴而雅愛文章人誰不
齒溫嶠絕裾別母重功名而頓輕孝道我則奚爲
漢高祖與項羽戰汗透中衣故名曰汗衫　禮記哀

公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曰丘少居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皇甫規解官歸鴈門守謁之不迎及白衣王符在門疾趨迎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逢掖逢掖謂肘掖之所寬大故鄭玄曰大袂禪衣也

魏時嘗作佛事見其偏袒右肩乃拖其衣名之曰偏衫而全兩肩也又名離塵服亦名無垢衣

李白詩云履上足如霜不着鴉頭襪田婦之襪

五代桑維翰未仕時緼衣襤褸穿結類鳳尾人呼之爲鳳尾袍

史記戰國春申君之門客三千人皆珠履

東漢馬

明德皇后嘗服練服。謂姬媵曰此繒宜染色。後宮皆歎服。莫敢尚華美。訶子詳女子篇　鬼鳥詳神仙篇　漢武帝李夫人有姿色。帝愛之。賜以白玉釵。藏之匣中。一日開匣。化玉燕而去。

元載芸暉堂。戶牖內設紫綃帳。得於南洞鮫綃之類也。輕疎而薄。無所障礙。雖凝冬而風不能入。盛暑則涼自生。其色隱隱然。或不知其爲帳。謂臥內紫氣之光而已。

世說山季倫爲荆州時出酣暢。人爲之歌曰。山公時一醉。徑造高陽池。日暮倒載歸茗艼無所知。復能乘駿馬。倒著白接䍦。舉手問

葛彊。何如并州兒。高陽池、在、襄陽、彊、是其愛將并州人也。山簡字季倫白接籬即白帽

五代、唐莊宗滅梁平蜀。志煩驕、命蜀匠織十幅無縫錦爲被。被後被成。賜名六合、

傳燈錄云、僧問趙州和尚法旨。趙州曰、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廉范五袴詳仕進篇馬融絳帳詳師生篇

秦少遊詞云、客衣寒。客衣單。西風人度關。白樂天爲江州司馬。作琵琶行詞云。坐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狐白裘詳畜産

李白遊慈恩寺。寺僧用水松牌乞詩。白爲題記。僧乃以蘭綠袴酧之。彈冠詳朋友豸冠詳前篇

漢文帝嬖愛董賢。與賢晝寢。以手爲賢作枕。帝欲起。賢睡未醒。乃命左右取刀。割斷其袖。　貴妃死於馬鬼驛。有老嫗得錦袎襪一隻。士人爭以錢求看。每甌百錢。前後獲錢無數。陶弘景詳恬淡　唐孟浩然咏梅花帳詩云。紫紗步帳最繁華。臥雪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煖。護持清夢到梅花。　晉王濛美姿容。出市中。羣嫗愛之。見其帽破。爭遺以新帽。季子敝裘詳貧窮篇　漢光武初起義兵。軍士持弓弩。皆以絳衣赤幘。　晉懷帝爲劉聰所執。使之青衣行酒。蔡邕詳朋友　溫嶠詳倫行

衣服　三

兜鍪將士之盔○巾幗婦人之服○荷簑被毳○貧寒之士宜然○重褥累裀○富貴之人乃爾○韋綬之纈袍采采○祭遵之布袴襦襦○精忠膺主眷○秋仁傑披金字之袍○陰德有天知○裴晉公還紋犀之帶○屈子紉芝蘭爲佩○軟美何如霍姬燒豆蔻熏衣○馨香不絕○肌生銀粟○是誰寒贈紫駝尼○肩聳玉樓○有客媛捐紅衲襖○白公之飛雲履○未染塵埃○趙后之留仙裙○或生烟霧○鄒陽曠達○王門皆可曳長裾○寗戚清貧○農野不妨披短褐○閔子衣蘆花之絮○孝行純

全漢王製竹簰之冠威儀自別飄飄風陣起清涼新入
廣文種片片雪花飛沍凍頻侵東郭履曲江遊而春衣
試典河朔飲而夏葛輕披桃椎不徵野店頻懸居士屩
企生既死高堂肯著逆臣裘豫讓擊襄子之衣忠誠憤
發蘇氏織寶滔之錦精悃縈迴賞賚不輕勿笑耶侯留
敝袴繁華無愛可嘉桓子卻新衣子房還漢祖簪紳高
人態度宋主賜邊臣裘帽皆后規模除蒸數事傳聞更
有一般比例邊文禮才堪用世尤為世上襜褕麗士元
志則過入更作人中冠冕

兜鍪、胄也、鍪音謀　巾幗、婦人喪服。孔明以此遺司馬懿。蓋恥之也。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純錦之麗容、羨藜含糗者。不足與論太牢之滋味。毳吹去聲古脆字　家語、子路既貴、累裀重褥而坐、歎曰、茲欲負米於百里外。其可得乎。　唐德宗時、韋綬為翰林學士。帝幸其院。韋妃從。會綬方寢。學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纈袍覆之而去。其寵遇如此。　漢祭遵憂國奉公、家無私財、身自衣布袴。　狄仁傑既悟武后、疎姪全子武后。重之。特製金

字十二於袍賜之以旌其忠。 攄言、裴度遊香山寺。有一女、假得三帶以救父過寺、掛楯上禱神遺忘而去。度追還之。後封晉公。人以爲陰德所致。 唐霍小玉嘗云、薹紙芙蓉粉。熏衣荳蔻香。 山谷詩云、僟飡青精飯。寒贈紫駝尼。紫駝尼茜褐也 張平子春日與友人偕行。盡卸其衲襖。客曰、恐流鼻白耳。平子曰、春、入、玉樓。不、脫、此、恐、流、鼻、紅、耳。玉樓肩也 白樂天燒丹於廬山。以玄綾作飛雲履。染以沉檀振、履、則、如、烟、霧。常著以示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昇瑤府矣。 留仙裙詳後宮

室蘆花絮詳前倫行

鄒陽書曰。使臣飾固陋之心。何王之門而不可曳長裾乎。甯戚飯牛歌曰。南山粲。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褐單衣適至骭。齊桓公開之。遂舉以爲相。骭音幹即脛骨漢祖微時。以竹籜爲冠戴之。人號竹皮冠。籜音託筍皮也鄭虔爲廣文先生。杜贈以詩云。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氈。東郭先生待詔公車。貧困饑寒。衣敝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及拜二千石。出宮門。觀者歎曰。相馬失之瘦。相士失之貧。此之謂也。東郭先生東方朔也杜子美春日

遊曲江嘗賦詩云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漢劉松袁紹於河朔避暑晝夜酣飲避一時之暑故河朔有避暑飲。唐朱桃椎隱廬山中不仕嘗織芒屩置道傍見者皆言朱居士屩也易米置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屩音覺）（焚妻織錦俱詳倫行）褒子殺智伯豫讓爲智伯報讐被獲將殺之讓曰願請衣擊之以示報讐乃拔劍三擊其衣遂伏劍而死（五薛爲拔）

韓昭侯有敝袴命左右收藏之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今袴豈特嚬笑哉吾特留此以待有功者

世說桓沖不好着新衣浴後婦故送新衣與桓桓怒催使持去婦更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而舊桓大笑即服之（子房事詳形體）全斌在蜀時京師大雪宋太祖曰我被服如此尙覺寒況西征將士乎卽解裘帽遣人馳送斌斌感泣而受之逯讓字文禮才辨俊逸孔融薦於桓帝曰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九州被極喩廣覆之意襜褕圍身裳也褕音于）龐統字士元往見司馬德操德操採桑樹上統立樹下談論不輟德操稱之爲南州冠冕

珍寶

玉斑斑靈珠瑟瑟玉重連城之價千古傳奇珠騰照乘之光萬年志異藍田白璧成貧士之姻婭麗水黃金助壯夫之顏色曰暖玉曰軟玉總是奇珍名火珠名水珠盡爲至寶錢流地上龍文與鵞眼爭奇金出冶中麟趾及褭蹄獻端珊瑚樹塞滿石齊奴之室瑪瑙盤捧來裴行儉之家白鏹出自朱提非耿道士雪花削就美珠生於老蚌豈麻姑仙粒米拋成草木增輝藺氏還趙邪之璧波濤生色太公釣渭水之璜晉褒作論錢曰方兄

韓愈爲銘金云詇墓韓嫣一出兒童覔綠野之金充漢祖既還亞父撞鴻門之玉斗夏桀留心於岷女刻盡苕華齊侯敗績於晉師獻餘𩰫磬叙舊白玉燕飛漢代之宫錢鑄黃金蝶繞唐王之庫金埒金塢而且金其臺炫人耳目錦帆錦幔而又錦其樹駭我見聞莭至富莫求而得之失之有命存者若不貪爲寶而儉也游也奚責焉

事文類聚云班班玉名瑟瑟珠名　史記云趙得和氏之璧秦聞王愛其美許以十五城易之故云連城

既乘詳英寶。藍田詳婚姻。古詩床頭黃金盡。壯士無顏色。

唐武宗時。扶餘國進火玉。可以燃鼎。置室中。不必挾纊。唐天寶中。外國進軟玉。屈之則首尾相就。伸之則勁直焉。唐順宗時。拘弘國貢水珠。持入江海。可從水中行。後化爲龍。南蠻有火珠。日中以艾藉珠則火出。漢武帝有龍文錢。宋略云。錢一貫長三寸目鵞眼錢。漢武帝郊祀見白麟神馬。遂以金鑄麟趾褭蹄以協其瑞。石崇小名齊奴。王愷與崇鬬富不勝。武帝出珊瑚樹高三尺者助之。崇擊碎之。帝欲

其賠。崇以高六七尺者賠之。四五尺者殆不勝數。

唐裴行儉有瑪瑙盤、廣二尺、文采粲然。軍吏趙璩盤。碎、惶愧叩頭。行儉曰、汝非故也、色不少變。君子服其量。

銀曰白鐐。朱提、木縣名。又山名。出好銀。故稱銀爲朱提。提音時

耿道士有仙術。冬月間以雪削如銀錠。洛爐火中不消。

格物志、珠生於老蚌。

後漢韋元將仲將兄弟並美。孔融與其父書曰、不意雙珠近出老蚌。麻姑詳神仙 蔣氏詳形體。

呂尚釣於渭濱。魚腹中得玉璜。刻文曰、姬受命、呂佐之。

曾褒錢神論云、大哉

錢之爲體。親之如兄。字曰孔方。無翼而飛。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顏。開難發之口。劉乂持韓愈金而去。曰此諛墓中人所得。不若與劉君爲壽。（諛墓謂爲人作墓銘）韓嫣性奢侈。以金爲彈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爲之語曰。若飢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伺嫣出。輒隨往望彈丸所落而拾之。（嫣音煙）史記。漢祖鴻門之宴。起如廁。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爲刀俎。我爲魚肉。何辭爲。遂逃歸灞上。留張良以自壁謝羽。以玉斗謝增。范增置之地。振劍撞破之。曰唉。

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　燉煌紀年。桀伐岷山。岷山之君。獻桀二女。曰琬。曰琰。桀受二女。刻其名於苕華之玉。　瓻磬。齊之寶玉。左傳云。齊敗績於晉。獻以瓻磬之玉。瓻音演　蘇鶚杜陽編云。唐穆宗時。禁中花開。夜有蛺蝶數萬。飛集花間。上令張網獲之。得數萬。以火燭之。皆庫藏中之金玉錢也。　晉王武子養馬。編錢布地。號金埒。　董卓居郿塢。積金四十萬。號金塢。　燕昭王置金於臺。以待賢士。號金臺。　隋煬帝遊西苑。泛舟以錦爲帆。

以牙爲檣。石崇與王愷鬬富。列錦步帳四十里。吳越王錢鏐。於幼時所居之地。其樹皆掛以錦。號錦衣將軍。子罕不貪（詳廉潔篇）

左傳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諺有之。匹夫無罪。懷璧其罪。吾焉用此。其以賈害也。乃獻之。又求其寶劍。叔曰。是無厭也。無厭。將及我。遂伐虞公。故虞公出奔共池。

珍寶二

有美玉於斯。懸藜結綠。積艮金如彼。麟趾馬蹄。錯落火齊。滄海月明。有淚玲瓏琬琰。藍田日煖生烟。燕昭王之眾珠。炎蒸無暑。扶餘國之火玉。冽沍無寒。囊裏青趺。用邦復來。曾幾茍簇中火。浣燒而不燼。更如何琥珀盞。充可酌。賓瑠璃瓶、最宜卜相。金雨於大禹之世。足驗治功。錢飛於王尋之家。可徵陰德。嗣續將盛。鳴鳩化金帶之。銅爵。祿爾高飛。鵲幻玉紋之印。夏桀乃昏庸主。國有瑤臺。郭況是貴戚。鄉家多金穴。賜來蜀嶺。域中皆用鄧通

錢泣罷荆山天下盡聞和氏璧刻帳姬之形以玉好色
惟然鑄范蘇之像以金尊賢乃爾金四萬斤間楚錢十
萬貫通神楚璧琮琤豈是張儀之竊鮑金光采還同管
子之分雖云鐵鑄錯而不成猶憶珠記事而頓悟勿謂
玉抵鵲而非貴且言錢化蝶而有靈合浦珠還僉謂孟
嘗政美鹿臺財聚預知商紂運衰盡飲馬投錢方爲正
士而渡河毀璧乃是英夫珠向腹中藏偏笑賈人之拙
金從市上攫可嗟俗子之愚
懸藜楚之寶玉結綠宋之寶玉　李商隱詩滄海月

明珠有淚藍田月煖玉生煙火齊珠名　拾遺記、燕昭王時外國獻黑蚌珠暑月懷之極清涼號招涼珠青蚨蠃名、取其子母即飛來以母之血塗錢八十一文又以子之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用去母錢子錢飛來用去子錢母錢飛來各循環無已　白帖、南炎山有火鼠以其毛爲布有污則浣之於火垢盡火滅燦然鮮明號火浣布　後漢、梁冀以火浣布爲衣會賓客爭酒佯失盃而汙之解衣什於火燃之如灰垢盡火滅燦然潔白　搏物志云、松脂淪入地中千年

化爲茯苓。再千年化爲琥珀。又名江珠。　廣州志云、瑠璃出大秦高麗日南諸國。其性堅。刀刮不動。白色。厚半寸許。此自然之物、彩澤光潤。　五代史、唐廢帝欲擇相。左右皆言盧文紀、及姚顗、有人望。帝因書姓名。納之瑠璃瓶中。焚香祝天。以筯挾之。得文紀。遂以爲相。　史記大禹之世。天雨金三日。民大利。　唐王鎔家。世代積德。家素貧困。一日大風雨飛錢數百萬入室中。後富至數十萬。擅名江左。　韻府群玉、山西張氏。世有陰德。忽有鳩入室。祝之曰。爾爲禍耶。飛上

承塵爲福耶飛入我懷鴝飛入懷以手探之得一金帶鉤遂寶焉自是子孫日富盛　唐張璟見飛鵲忽墜於地化而爲石剖之得玉印文曰忠孝侯之印　通鑑夏桀無道爲肉山酒池瓊宮瑤臺　郭況光武郭后之弟也帝數幸其第賞賜黃金甚多時謂之金穴（鄧錢詳富貴　刻玉詳前篇）　史記卞和得玉璞獻楚懷王王以爲欺刖其左足又獻平王亦以爲欺刖其右足後荆王立復欲獻之恐見害乃抱璞哭於荆山之下淚盡繼之以血荆王感而剖之果得美玉號和氏璧乃

封和爲陵陽侯。辭不受。作怨詩行而去　吳越春秋
越既破吳。范蠡泛泛舟遊於五湖。莫知所終。句踐思
之。以黃金鑄像而朝禮之。　漢陳平說高祖出黃金
四萬斤。以間楚之君臣。　唐張延賞判度支。欲究人
寃獄。忽明日案上一帖云。奉錢五萬貫。乞勿問此獄。
公怒促之。忽明日又一帖云。奉錢十萬貫。公曰、錢至
十萬貫。通神矣。遂止不問。　張籍玉許形體　錢化蝶許前篇。　鮑叔
與管仲友。鮑叔得金。與管子分。管多取之。曰鮑叔知
我貧也。　五代、羅紹威以魏博牙兵驕甚。盡殺之。後

遂為朱溫所制乃謂親吏曰聚六州四十三縣鐵鑄一個錯不成六州魏博恒盆潞衛也鑄錯不成盜歎其候殺牙兵也唐張說為相有記事珠事之遺忘者弄其珠則恍然悟鹽鐵論云崑山之下以玉抵鵲謂其所產賤也漢書孟嘗為合浦太守俗舊採珠以易米先時二千石使人採珠積以自入珠忽徙去饑死者盈路孟嘗化行一年之間去珠復還合浦焉史記紂王聚鹿臺之財積鉅橋之粟安陵清者項仲山每飲馬渭水還必投三文錢而去郝廉亦仝列國記云燕臺滅明貴璧

渡河雨蛟夾舟奪之滅明曰吾之璧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乃拔劒斬蛟蛟死毀璧於江而去 唐太宗曰西域賈人得美珠剖腹而藏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 荀子云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鬧市之中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只見金不見人此蔽於嗜慾而忘其形骸者也

宮室

棲遲一建○風雨攸除○居室可棲遲○鳥巢兎穴○規模推廣○大○鳳闕龍樓○井榦齊雲○美奪璦宮之勝○章華長信○高依○珠斗之躔○長楊殿○翠影屯雲○五柞宮○緑陰翳目○巍然天○祿○清光分○太乙之藜○卓爾柏梁○瑞露滴仙人之掌○臺臨江水○劉表呼鷹樓控淙霄○蕭郎引鳳○觀開玉局○曾爲說法之塲○閣建石渠○已屬藏書之所○凉臺燠館○緑野堂制度堪奇○佳石異花○平泉莊風光最絶○秦阿房雄吞渭水○吳姑蘇○勢壓虎丘○是皆肯構肯堂○亦有苟完苟美○寇萊

公庭階外止許栽花李文靖廳事前僅容旋馬草萊勿剪俗矣張仲蔚之門汚穢不除陋哉陳孺子之室安樂窩弗加輪奐也足軒豈飾丹青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溪山不換王侯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風月迭爲賓主蕭爲門戶甕爲牖陳平之蓬室虛明雲作藩籬山作屏柳子之茅亭瀟灑兩岸好花橫署狗天排佳景與人觀一庭瘦竹護莬裘地設名區從我欲

詩小雅斯干篇約之閣閣椓之橐橐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芋 詩陳風衡門篇衡門之下可以棲

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宋人詩○龍樓鳳閣九重城○漢武帝造井幹樓高五十丈在建章宮中○五代○韓浦建齊雲樓高與雲齊故云○國語○楚靈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登焉曰臺美矣夫伍舉曰若爲此臺○人罷財盡數年而成若謂此美楚其殆矣○長信漢宮名○長楊宮本秦宮漢修飾之以備行幸○有垂楊○因名○五柞宮漢宮也有五大柞樹○因名○柞音昨耳天祿閣詳前文草柏梁臺詳前天文○漢劉表好鷹常登臺歌野鷹來之曲○時號爲呼鷹臺○吹簫引鳳詳後樂具成都玉局觀○宅君

與張道陵至此○有局脚玉床○白地湧出老君升坐○爲道陵說南北斗經○故名○石渠閣、在漢未央宮中○與天祿相對○乃漢藏書之所○唐裴度致仕○治第東都○號綠野堂○有凉臺燠館○風臺月榭之勝○唐李德裕爲相○營平泉莊○求天下佳石異花○置其中○蔣有詩云○嶺北諸侯○供異石○日南太守獻名花○秦建阿房宮○東西五百步○南北五千丈○下可建五丈旗○杜牧阿房宮賦有云○渭流漲膩○棄脂粉也○烟斜霧橫○焚椒蘭也○吳王夫差既得西施○爲築姑蘇臺○高三百丈○遊宴

其上。伍子胥諫曰。臣恐姑蘇不久爲麋鹿之遊。王不聽。後越伐吳。臺遂見焚。宋寇萊公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庭階下並無廣地。僅可栽花而已。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公南遷時。北使至。內宴歷視諸宰執。語譯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出世說 宋書。李文靖公沆爲相。治居第。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曰。爲宰相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則廳事已寬矣。世說補。張仲蔚隱居平陵。蓬蒿滿室。惟閉一行徑。漢陳蕃年十五。閒居一室。

庭宇無穢砌潚。薛勤往候之、曰、孺子何不掃除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清天下、安事一室。安樂窩也足軒俱詳前伯淡篇陋室銘云。南陽諸葛廬。西蜀子雲亭。孔子云。何陋之有。一陳平事詳貧賤柳子厚茅亭記云。因高山之阻。以面勢。無節棁之華。不斲椽。不翦茨。不列墻。以白雲為藩籬。碧山為屏風。昭其儉也。唐人閑居詩。兩岸好花橫略彴。一庭新竹繞欄杆。彴音勺小橋也。菟裘、魯公隱居之場。左傳云、速營菟裘。吾將老矣。坡詩、一庭瘦竹護菟裘。菟音兔菟絲草名矣

宮室 二

宋殿玲瓏重門洞闢周邦鞏固百堵具興神堯之階下

生蓂唐帝之宮前秀竹長安未央殿巍然壯渭水奇觀

荆楚岳陽樓美矣挹洞庭秀氣江水濟池源鍾山增城

址金陵允足帝王都洙流濤翰墨岱嶽聳文峯闕里雅

宏賢聖宅避風臺妃子揚歌凌煙閣功臣列像翹材館

欽賢館漢公孫延士之區臨春樓結綺樓陳後主幸妃

之所花月芙蓉館雍雍仙子儀從風霜細柳營赫赫將

軍號令萬里橋程途迢遞寧知唐主經過百尺樓氣象

崢嶸還屬元龍獨臥盤龍齋內瑞氣常臻夾馬營中興
香遍達碧雞坊裏神仙至朱雀橋邊士子遊黃龍殿上
宰臣朝白虎觀中儒士集花萼樓一聲玉笛凄清蕊珠
宮幾度鸞笙嚮曉雪巢旣搆應無半點俗塵月榭巳成
勝有十分佳景靖節門前栽五柳隱士家風晉公堂下
植三槐相臣地位鵁鶄觀滿階明月蝸牛廬一榻清風
延閣虛明好貯書吹臺突兀堪懷古霍將軍甲第高入
雲霄王司馬門墻廣容旟戟退思堂是魚頭參政退思
時知妄室乃半山居士知妄處至道坊閒土窟更爲司

馬勝居浣花溪上草堂最是杜公樂地晏居浣花溪渺

霸主新更謝宅猶存寧許權臣妄奪否中道常恭原憲

甕牖而且桑樞安處身欲危哥奴重闢而又複壁

宋太祖曰重門洞闢正如我心少有私曲人皆見之

詩小雅斯干篇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

居爰處爰笑爰語 黃葵評 後羿草 唐書玄宗兄弟友愛

後苑竹叢幽密帝謂諸王曰兄弟相親當如此竹因

謂之義竹　未央殿漢祖命蕭何所造取夜未央之

義　岳陽樓在鄂州據洞庭之勝范仲淹岳陽樓記

有浮光躍金。靜影沉璧之句。吳都賦云。鍾山增其
城。江水深其地。金陵是吳都地。故云。謝玄暉云江
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飛燕外傳。漢成帝后趙飛
燕。體輕不勝風。帝為製七寶避風臺。后善為歸風送
遠之曲。歌於臺上。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左
右捉其裙。帝日之曰。此留仙裙也。唐紀太宗圖功
臣二十四人於淩煙閣。公孫弘詳人事陳後主詳女子用盈夫詳武職
拾異記。有朝士曉赴朝。見美女二十餘。並馬而行。丁
度任後。朝士驚問之。最後一人曰。迎芙蓉館主。俄而

聞丁度卒○成都記○諸葛亮送費禕聘吳至一橋曰萬里之行始此○此因名○後明皇幸蜀至此橋○大歎曰僧一行嘗謂朕曰○二十年國有難○當遠遊萬里外○今至此矣○由是駐蹕成都○陳元龍詳實主○南宋劉裕幼有大志○嘗作一小齋○扁曰盤龍○蓋以其能變化也○宋紀○趙太祖生於夾馬營中○赤光滿室○異香一月○人因號爲香孩兒○漢宣帝時○有方士曰○金馬碧雞之神○可祭而致○帝因建碧雞坊○朱雀橋○在吳西○晉士子遊觀之所○劉禹錫烏衣巷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

口夕陽斜魏晉時有黃龍殿漢宣帝詔諸儒於
白虎觀中講五經同異 唐書明皇友愛諸王建花
萼樓常與諸王宴飲其上寧王好吹玉笛故云藥
珠宮神仙所居 宋林景思作廬舍以雪景成名之
曰雪巢楊廷秀作賦其畧云式瑤我室式瓊我屛絕
無一埃點我勝槩 月栅詳前篇五柳詳衣服 聞見錄云王祐
有大功於朝不得相謂人曰我不做二郎必做乃手
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後王旦果相
東坡爲作三槐堂記 唐人詩金波飛鳷鵲鳷鵲觀

名金波月也。魏處士焦光作圓舍。形如蝸牛。號蝸牛廬。蝸有角如牛。故名蝸牛。藝文志云。漢書府名爲延閣。內庫也。韻府云。杜甫從李白過汴州。酒酣。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吹臺梁王歌臺　漢紀。宣帝賜霍光甲第一區。崔灝詩有云。長安甲第高入雲。誰家居住霍將軍。晉書王濬爲司馬。起第宅。開門前路廣數十步。或問之。濬曰。吾欲其容長戟旛旗。如于公容駟馬高蓋車。宋魯宗道號魚頭參政。營一小室。日退思堂。每退朝獨居其中。雖妻子不許入。宋荊

公自號半山居士。築一室。曰知妄。自爲語錄云。爲妄。卽妄。是眞。認妄爲眞。雖眞亦妄。　宋王拱辰於洛之道德坊起屋三層而居。司馬公於至道坊掘地爲室居之。富鄭公嘗問邵堯夫曰。洛中有何新事。堯夫曰。有一巢居者。有一穴處者。遂以二公對。富公大笑。　杜甫在成都時。劍南節度使裴冕爲十浣花溪作草堂以居焉。　左傳。齊景公欲更晏子之宅。謂晏子曰。子之宅近市。不可以居。請更諸爽塏者。晏子辭。及晏子如晉。公更其宅。反則成矣。既拜。乃復舊宅。閭塏

上声爽也拜盡拜而受也

晉書。桓玄欲以謝安宅廣其地。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德。更不保五畝之宅耶。玄慚而止。

莊子。原憲居環堵之室。桑以為樞。甕以為牖。上漏下濕。坐而絃歌。

李林甫小字哥奴。為玄宗相。自覺結怨於人。每憂刺客之害。其所居室。防護甚密。為重關複壁。每夕而數徙。雖家人莫知其常處。